



辨
漫叟拾遺

一冊

內缺一頁當檢全集補錄之
甲申四月六日重校託



漫叟拾遺

漫論 并序

唐元結著



乾元己亥至寶應壬寅蒙時人相誚
議曰元次山嘗漫有所為且漫辭官

漫聞議云云因作漫論論曰

世有規檢大夫持規之徒來問叟曰公
漫然何為對曰漫為何似然對曰漫然

規者怒曰人以漫指公者是他家惡公之辭何得翻不惡漫而稱漫為漫何檢括漫何操持漫何是非漫不足準漫不足規漫無所用漫無所施漫也何效漫焉何師公髮已白無終惑之叟俛首而謝曰吾不意公之說漫而至於此意如所說漫焉足耻吾當於漫終身不羞著書作論當為漫流於戲九流百氏有定限耶吾自分張獨為漫家規檢之徒則奈我何

寤論

元子天寶中曾預讌於諫大夫之座酒盡而無以續之大夫歎曰諫議散冗者貧無以繼酒嗟哉元子醉中議之曰大夫頗能用一謀令大夫尊重如侍中威權等司隸何若大夫問謀對曰得寤婢

一人在人主左右以寤言先諷則可請
有所說大夫不聞古有郤湯來侯侯家
得寤婢寐則寤言言則侯輒鞭之如是
一歲婢寤如故侯無如婢何有夷奴每
厭勞辱寐則假寤其言似不怨而若忠
信侯聞問之則曰素有寤病寐中寤言
非所知也引寤婢自辨辭說云云侯疑
學婢鞭之不止髡之鉗之奴寤愈甚奴

於是重窺侯意先事寤說說侯之過警
以禍福侯又無如奴何客有知侯禍機
因寤奴之先扣侯門諫侯以改過免禍
侯納客為上賓復方六其奴命曰寤良
氏子孫世在于郤大夫誠能學奴效婢
假寤言以譏諫人主悔過追誤與天下
如新大夫見尊重威權何止侍中司隸
大夫乃歎曰嗚呼吾謂今之士君子曾

不如郤侯夷奴

丐論

天寶戊子中元子遊長安與丐者為友
或曰君友丐者不太下乎對曰古人鄉
無君子則與雲山為友里無君子則與
松竹為友坐無君子則與琴酒為友出
遊於國見君子則友之丐者今之君子
吾恐不得與之友也丐者丐論子能聽

乎吾既與丐者相友喻求罷丐友相喻
曰子羞吾為丐耶有可羞者亦曾知之
未也嗚呼於今之世有丐者丐宗屬於
人丐嫁娶於人丐名位於人丐顏色於
人甚者則丐權家奴齒以售邪妄丐權
家婢顏以容媚惑有自富丐貧自貴丐
賤於刑丐命命不可得就死丐時就時
丐息至死丐全形而終有不可丐者更

有甚者丐家族於僕園丐性命於臣妾
丐宗廟而不取丐妻子而無辭有如此
者不為羞哉吾所以丐人之棄衣丐人
之棄食提嬰兒倚杖在於路傍且欲與天
下之人為同類耳不然則無顏容行於
人間夫丐衣食貧也以貧乞丐心不慙
迹與人同示無異也以君子之道君子
不欲全道耶幸不在山林亦宜且嬰兒杖

隨我作丐者之狀貌學丐者之言辭與
丐者之相逢使丐者之無耻庶幾世始
能相容吾子無矯然取不容也於戲丐
者言語如斯可為編為丐論以補時規

喻友

天寶丁亥中詔徵天下士人有一藝者
皆得詣京師就選相國晉公林甫以草
野之士猥多恐洩漏當時之機議於朝

廷曰舉人多卑賤愚曠五拜不識禮度

恐有諛良士言汙濁聖聽於是奏待制

者悉令尚書長官考試御史中丞監之

試如常吏如吏部試已而布衣之士無

有第者遂表賀人主以為野無遺賢元

子時在舉中將東歸鄉人有苦貧賤者

欲留長安依託時權徘徊相謀因諭之

曰昔世已來共尚丘園潔白之士蓋為

其能外獨自全不和不就饑寒切之不

為勞苦自守窮賤甘心不辭忽天子有

命聘之玄纁東帛以先意薦論擁篲以

導道欲有所問如咨師傅聽其言則可

為規戒考其行則可為師範用其材則

可為經濟與之權位乃社稷之臣君能

忘此而欲隨逐駑駘入棧樞中食下廐

蕢藪上侯辨反為人後騎負皂隸受鞭

下下沒反

策耶人生不方正忠信以顯榮則介潔
靜和以終老鄉人於是與元子偕歸於
戲貴不專權罔惑上下賤能守分不苟
求取始為君子因喻鄉人得及林甫言
意可存編為喻友

七不如七篇有序

元子常自愧不如孩孺不如宵寐又
不如病又不如醉有思慮不如靜而

閑有喜愛不如忘其情及其甚也不

如草木此意多顯於元子者或曰訂

如是他丁不如則不如也不如如者

止於此乎元子於是系之於人事續

以淺之於此喻始為七不如不如之

義始極也

第一

元子以為人之毒也毒於鄉毒於國毒

於鳥獸毒於草木不如毒其形毒其命
毒其姻戚毒其家族者爾於戲毒可頌
也乎哉毒有甚焉何如

第二

元子以為人之媚也媚於時媚於君媚
於朋友媚於鄉縣不如媚於厩媚於室
媚於市肆媚於道路者爾於戲媚可頌
也乎哉媚有甚焉何如

第一

吾觀君臣之間且有猜忌而聞疑懼其
由禪讓革代之道誤也故後世有劫篡
廢放之惡興焉嗚呼即有孤弱將安託
哉即有功業將安保哉

第二

吾觀父子之際且有悲感而聞痛恨其
由聽讒受亂之意惑也故後世有幽毒

囚殺之患起焉嗚呼即有深慈將安興
哉即有至孝將安訴哉

第三

吾觀兄弟之中且有鬪爭而聞殘忍其
由分國異家之教薄也故後世有陰謀
誅戮之害生焉嗚呼即有友悌將安用
哉即有恭順將安全哉

第四

第三

元子以為人之詐也詐於忠詐於信詐
於仁義詐於正直不如詐於愚詐於弱
詐於貧賤詐於退讓者爾於戲詐可頌
也乎哉詐有甚焉何如

第四

元子以為人之惑也惑於邪惑於佞惑
於姦惡惑於兇暴不如惑於狂惑於誕

惑於翫弄惑於諧戲者爾於戲惑可頌也乎哉惑有甚焉何如

第五

元子以為人之貪也貪於權貪於位貪於取求貪於聚積不如貪於德貪於道貪於閑和貪於靜順者爾於戲貪可頌也乎哉貪有甚焉何如

第六

元子以為人之溺也溺於聲溺於色溺於圓曲溺於妖妄不如溺於仁溺於讓溺於方直溺於忠信者爾於戲溺可頌也乎哉溺有甚焉何如

第七

元子以為人忍也忍於毒忍於媚忍於詐惑忍於貪溺不如忍於貧忍於苦忍於棄汙忍於病癈者爾於戲忍可頌也

乎哉恐有甚焉何如

訂古五篇有序

天寶癸巳元子作訂古訂古前世君
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道於戲上
古失之中古亂之至於近世有窮極
凶惡者矣或曰欲如之何對曰將如
之何吾且聞之訂之嗟之傷之泣而
恨之而已也

吾觀夫婦之道且有冤怨而聞嫌妬其
由耽淫惑亂之情多也故後世有滅身
之禍發焉嗚呼即有信義將安及
哉即有柔順將安守哉

第五

吾觀朋友之義且有邪詐而聞忌患其
由趨勢近利之心甚也故後世有窮凶
極害之刑生焉嗚呼即有節分將安與

乎哉忍有甚焉何如

訂古五篇有序

天寶癸巳元子作訂古訂古前世君
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道於戲上
古失之中古亂之至於近世有窮極
凶惡者矣或曰欲如之何對曰將如
之何吾且聞之訂之嗟之傷之泣而
恨之而已也

吾觀夫婦之道且有冤怨而聞嫌妬其
由耽淫惑亂之情多也故後世有滅身
亡家之禍發焉嗚呼即有信義將安及
哉即有柔順將安守哉

第五

吾觀朋友之義且有邪詐而聞忌患其
由趨勢近利之心甚也故後世有窮凶
極害之刑生焉嗚呼即有節分將安與

哉即有方正將安容哉

自述三篇

有序

天寶庚寅元子初習靜于商餘人聞之非非曰此狂者也見則茫然無幾人聞之是是曰此學者也見則猗然及三年人聞之叅叅曰此隱者也見則崖然有感而問曰子其隱乎對曰吾豈隱者邪愚者也窮而然爾或者不喻遂為述時命以辯之先曾為述居一篇因刊而次之總命曰自述

述時

昔隋氏逆天地之道絕生人之命使怨痛之聲滿于四海四海之內隋人未老隋社未安而隋國已亡何哉奢淫暴虐昏惑而已烝人苦之上訴皇天皇天有命於我國家六葉于茲高皇至勤文皇

至明身鑒隋室不敢滿溢清儉之深聽
察之至仁惠之極泱泱洋洋為萬代則
聖皇承之不言而化四十餘年天下太
平禮樂化於戎夷慈惠及於草木雖奴
隸齒類亦能誦周公孔父之書說陶唐
虞夏之道至於歌頌謳吟婦人童子皆
抒性情美辭韻指詠時物與絲竹諧會
綺羅當稱况世貴之士博學君子其文

學聲望安得不顯聞於當時也哉故冠
冕之士傾當時大利軒車之士富當時
大農由此知官不勝人逸於司領使秩
次不能損又休罷以抑之尚駢肩累趾
授任不暇予愚愚者亦當預焉日覺抵
塞馱於無用乃以因慕古人清和蘊純
周周仲仲瘞於計反然全真上全忠孝下
盡仁信內順元化外娛大和足矣如戚

促蚩諸及稱脂封蒙遏滅暮為朝貴心所

不喜亦由金可鎔不可使為汙腐水可濁不可使為塵糞然巴鄙語曰愚者似直弱者似仁予殆有之夫復何疑

述命

元子嘗問命於清惠先生先生曰子欲知命不如平心平心不如忘情喏如酌反敬言也

曰幸先生教之先生曰夫平心能正是

非忘情能滅有無子何先焉曰請先忘

情先生曰子見草木乎子見天地乎草

木無心也天地無情也而四時自化雨

露自均根祇自深枝榦自茂如是天地

豈醜授而成哉草木豈憂求而生哉人

之命也亦由是矣若夭若壽若貴若賤

烏可強哉不可強也不可強也不如忘

情忘情當學草木嗚呼上皇強化天下

天下化之養之以道德道德偽薄天下亦從而偽薄嗚呼後王急濟天下天下從之救之以權宜權宜侈惡天下亦從而侈惡故赴貪徇紛急之風以至于今聖賢者兢兢然猶傷命性愚惑者恩恩然遂亡家國其由不審不通醜授憂求而已子不喻乎

述居

天寶庚寅元子得商餘之山山東有谷曰餘中谷有東山曰少餘山谷中有田

可耕藝者三數夫

一夫
音畝

有泉停浸可畦

稻者數十畝泉東南合肥溪溪源在少

餘山下溪流出谷與潑

職隆
反

水合匯于

渚將成所居故人李才聞而來會乃歎

曰吾未始知夫子之所至焉今知之矣

吾聞在貧思富在賤思貴人之常情也

聖賢所有然而知貧賤不可苟免富貴
不可苟取上順時命乘道御和下守虛
澹修己推分稱君子者始不公乎乃相
與占山泉關榛莽依山腹近泉源始為
亭廡始作堂宇因而習靜適自保閑夫
人生於世如行長道所行有極而道無
窮奔走不傳夫然何適予當乘時和望
年豐耕藝山田無備藥石與兄弟承歡
於膝下與朋友和樂於琴酒寥然順命
不為物累亦自得之分在於此也

五規

出規

元子門人叔將出遊三年及還元子問
之曰爾去我久矣何以異乎諾曰叔將
始自山中至長安見權貴之盛心憤然
切悔比年於空山窮谷與夫子甘饑寒

愛水木而已不數月自王公大夫卿相
近臣之門無不至者及一年有向與歡
宴過之可弔有始賀拜侯已聞就誅豈
不裂封疆土未識豈無印綬懷之未暖
其客得祿位者隨死得金玉者皆孛參
遊宴者或刑或免叔將之身如犬逃者
五六似鼠藏者八九當其時環望天地
如置在杯斗之中元子聞之嘆曰叔將

汝何思而為乎汝若思為社稷之臣則
非正直不進非忠謹不言雖手足斧鉞
口能出聲猶極忠言與氣偕絕汝若思
為祿位之臣猶當避赫赫之路晦顯顯
之機如下廐粟馬齒食而已汝忽然望
權勢而往自致身於刑禍之方得筋骨
載肉而歸幸也大矣二三子以叔將為
戒乎

處規

州舒吾問元子曰吾聞子多矣意將何為對曰雲山幸不求吾是林泉又不責吾非熙然能自全順時而老可矣復安為哉舒吾曰元子其過誤乎其太矯也吾厭世人飾言以由道藏智以全璞退身以顯行設機以樹名吾子由之使我何信元子俛而謝之滕許大夫友元子聞不應舒吾之說乃曰嗟嗟元子少辭者耶何不曰使吾得所處但如山林不見吾是非吾將娛音稀往也以子為飾言藏智退身設機何不曰如此豈不多於盜權竊位蒙汙萬物富貴始及而刑禍促之者乎元子謝不及季川問曰糝糝義凡之別稱終不復二論糝有意乎於戲載尔雅季川吾有言則自是言達則人非吾安

能使吾身之有是而令他人之有非至於聞聞也哉

戲規

元子友倚于雲丘之顛戲牧兒曰爾為牧歌當不責爾暴牧兒歌去乃暴他田田主鞭之啼而寃元子啼不止召其父而止之元子友真卿聞之書過於元子曰嗟嗟次山苟戲小兒俾陷鞭馬而蒙寃之彼牧兒望次山猶臺隸不敢干其主及苟戲乃或與次山猶仇讎斯豈慎德也歟吾聞君子不苟戲無似非如何惑一兒使不知所以蒙過此非苟戲似非之非者耶惡不必易此元子報真卿曰於戲吾獨立於空山之上戲歌牧兒得過幾不可免彼行於世上有愛憎相忌是非相反名利相奪禍福相從至於

有蒙戮辱者焉得不因苟戲似非世兒
感之以及者乎真卿吾當以戲為規

心規

元子病遊世歸于商餘山中以酒自肆
有醉歌里夫公聞之酌音元子之酒請
歌之歌曰元子樂矣俾和者曰何樂亦
然何樂亦然我曰我雲我山我林我泉
又曰元子樂矣俾和者曰何樂然尔何
樂然尔我曰我鼻我目我口我耳歌已
矣夫公曰自樂山林可也自樂耳目何
哉人誰無此元子引酒當夫公曰勸君
此杯酒緩飲之聽我說子行于世間目
不隨人視耳不隨人聽口不隨人語鼻
不隨人氣其甚也則須封包裹塞不爾
有滅身亡家之禍傷汙毀辱之患生焉
雖王公大人亦不能自主口鼻耳目夫

公何思之不熟耶

時規

乾元己亥漫叟待詔在長安時中行公
掌制在中書中書有醇酒時得一醉醉
中叟誕曰願窮天下鳥獸蟲魚以充殺
者之心願窮天下醇酎美色以充欲者
之心中行公聞之歎曰子何思不盡耶
何不曰願得如九州之地者億萬分封
君臣父子兄弟之爭國者使人民免賊
霍殘酷者乎何不曰願得布帛錢貨珍
寶之物溢於王者府藏滿將相權勢之
家使人民免饑寒勞苦者乎叟聞公言
退而記之授於學者用為時規

惡圓

元子家有乳母為圓轉之器以悅嬰兒
嬰兒喜之母使為之聚孩孺助嬰兒之

樂友人公植者聞戲兒之器請見之及見之趨焚之責元子曰吾聞古之惡圓之士歌曰寧方為阜不圓為卿寧方為汙辱不圓為顯榮其甚者則終身不仰視曰吾惡天圓或有喻之以天大無窮人不能極遠視四垂因謂之圓天不圓也對曰天縱不圓為人稱之我亦惡焉次山奈何任造圓轉之器恣令悅媚嬰兒少喜之長必好之教兒學圓且陷不義躬自戲圓又失方正嗟嗟次山入門愛嬰兒自樂圓出門當愛小人之趨圓吾安知次山異日不言圓行圓動圓靜圓以終身乎吾宣次山之友也元子召季川謂曰吾自嬰兒戲圓公植尚辱我言絕忽乎吾與汝圓以應物圓以趨時非圓不預非圓不為公植其操矛戟刑我

乎

惡曲

元子時與鄰里會曲全當時之權以順
長老之意歸泉上叔盈問曰向夫子曲
全其權道然也苟為爾乎元子曰叔盈
視吾曲其心以徇財利曲其行以希名
位當過吾吾苟全一權於鄰里無惡然
可也東邑有全直之士聞元子對叔盈
恐曰吾聞元次山約其門人曰無惡我
之小曲真憮鄙惡辭也吾輩全直三十
年未嘗曲氣以轉聲曲辭以達意曲步
以便徃曲視以回目猶患於古人古人
有惡曲者不曲臂以取物不曲膝以便
坐見天下有曲於君曲於民曲於鬼神
者徃劫而死之今元次山苟曲言矣強
全一權以為不喪其直恩哉若能苟曲

於鄰里強全一懽豈不能苟曲於鄉縣
豈不能苟曲於邦國以彰名譽能苟曲
於邦國豈不能苟曲於天下以揚德義
若言行名譽德義皆顯豈有鍾鼎不入
門權位不在已乎嗚呼曲為之小為大
之漸曲為之也有何不可姦邪凶惡其
鬪音由乎元子聞之頌曰吾以顏貌曲全
一懽全直君子之惡我如此猶有過於

此者何以自免

時化

元子聞浪翁說化化無窮極因論諭曰
翁亦未知時之化也多於此乎曰時焉
何化我未之記元子曰於戲時之化也
道德為嗜慾化為險薄仁義為貪暴化
為凶亂禮樂為耽淫化為侈靡政教為
煩急化為苛酷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

也夫婦為溺惑所化化為犬豕父子為
惛慾所化化為禽獸兄弟為猜忌所化
化為讎敵宗戚為財利所化化為行路
朋友為世利所化化為市兒翁能記於
此乎時之化也大臣為威權所恣忠信
化為姦謀庶官為禁忌所拘公正化為
邪佞公族為猜忌所限賢哲化為庸愚
人民為征賦所傷州里化為禍邸姦兇
為恩幸所迫廝阜化為將相翁能記於
此乎時之化也山澤化為井陌或曰盡
於草木原野化為狴犴或曰殫於鳥獸
江湖化為鼎鑊或曰暴於魚鼈祠廟化
為宮寢或曰數於祠禱翁能記於此乎
時之化也情性為風俗所化無不作狙
狡詐誑之心聲呼為風俗所化無不作
諂媚僻淫之辭顏容為風俗所化無不

作姦邪蹙促之色翁能記於此乎

世化

浪翁聞元子說時化嘆曰吾昔聞世化可說又異於此昔世之化也天地化為斧鑕日月化為豺虎山澤化為州里草木化為宗族風雨化為邸舍雪霜化為衣裘呻吟化為常聲糞汙化為梁肉一息化為千歲烏犬化為君子元子惑之浪翁曰子不聞往昔世之化也四海之內巷戰鬥闔斷骨腐肉萬里相藉天地非斧鑕也耶人民暗夜盜起求食書遊則死傷相及日月非虎豺也耶人民相與寄身命於絕崖深谷之底始能聲呼動息山澤非州里也耶人民奔走非深林薈叢不能藏蔽草木非宗族也耶人民去鄉國入山海千里一息力盡暫休

風雨非邸舍也耶人民相持於死傷之
中裸露而行霜雪非衣裘也耶人民勞
苦相寃瘡痍相痛老弱孤獨相苦死亡
不能相救呻吟非常聲也耶人民多饑
餓溝瀆病傷道路糞污非梁肉也耶人
民奔亡潛伏戈矛相拂前傷後死免而
存者一息非千歲也耶僵王腐卿相枕
路隅鳥獸讓其骨肉烏犬非君子也耶

元次山全集廣南近已重刊湛其泉
太史序之詳矣茲復何言顧此數首
於警策人心感激時事頗切故別錄
之非有所去取也戊寅冬季竹岡居
士識

漫叟拾遺終



